



詩經疏義卷之二

邶一之二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輯釋曰武王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成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

河野處漕色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

今衛縣漕楚立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音相

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輯錄懷州

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

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滑州今開州滑州今

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

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或謂

於邶者係之邶得之衛邶係之衛邶或謂三國

之音不同故仍其舊為三國二說未知是否

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程子曰邶

之地變風以衛為首所以著衛之惡也輯錄竹

房張氏曰正風以開睢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

至正者也變風以邶鄘為首者莊姜處夫婦

人倫之變者也吹邶鄘者妻母子之變者也

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

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

皆有詩其有詩者雖魯曹之

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汎芳劔反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不寐如有

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輯錄輔氏

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

其夫故以栢舟自比輯錄通釋曰有全章皆屬比者

此章之類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言以栢為舟堅

緻音維密也牢實貞固有守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

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

遊遊而解之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栢舟則宜以此喻

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

已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
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 列女

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

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栢舟與

樂為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

首變風而繼二南也輯錄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鑿鏡如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

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

反遭其怒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鑑明則可度物我

告諸兄弟聊以舒此憤爾而又逢彼之怒是

兄弟亦不可據憑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燕不可卷背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輯錄補氏曰富謂富盛也

習則從容而不生疎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

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

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不可轉其志確也不可

德格也存諸中者不可移形於外者無不善莊姜之

賢具於此章○增釋許氏曰此章於是自反平昔我

心貞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

卷威儀動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選而不見答於

君子豈我之心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

憂心悄悄七小愠于群小古豆閱既多受侮

不少靜言思之寤辟亦有標符小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

也。觀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此章言之所以

於其夫則必見侮於其下。理勢然也。輯錄爾雅注。標

惟胃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謂我之憂者自揆無過

正以見慈諸妾。讒譖而致然。然默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而已。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反管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輯錄爾雅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

微此日而微匪澣衣謂垢汗不濯之衣奮飛如鳥

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

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

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憤古對反毛音冒蒙蒙目如

衣未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婦人從一而無

安於義命而已。○增釋此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

不能解但恨不可飛去耳。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是

正而不可去謂拍舟五章章六句則內外俱困也。三章言德不備

於已而四章則上下俱困也。五章則以無可奈何

何而自安之意結之。輯錄解頤曰。莊姜不得志

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

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而所

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不專一。威儀不可

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

也。瑕疢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妾風之首

言舉一篇蓋觀其辭氣而得之。而甲順柔弱以

詩人志之所在庶不負朱子之教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輯錄青黃赤白黑為

之正色。綠紅碧紫纁為之。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

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

輯錄莊公毋武公子嬖妾蓋也。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

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此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

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使。我。憂。之。不。

能自己也。輯錄謝氏曰。嫡妾易位。事半不明。家不齊。

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

衣而黃者。有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出。不。可。甲。也。

不可輯錄孔氏曰問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猶妾象庖而尊夫人反見疎而卑前以表裏喻出顯此以上下喻尊卑。增釋前以掩蔽而言此以倒置而言皆夫人之失位也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洽音平兮我思古人俾無訖音九叶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訖

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

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

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輯錄

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緜兮綌兮淒兮西其以風叶為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緜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

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

也年有老少則恩有隆替此理之必然無足恠者但思古人而俾無訖則取法於彼以免過也思古人

而獲我心則彼已同然而過可免矣。增釋許氏曰此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

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怨對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二

篇同前二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禮義前二章則現事勢顛倒而傷其變後二章則察時

運盛衰以處其變輯錄解頤曰前之憂也今日

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

然古人之處此亦豈有它道哉亦曰安於義命而已矣陳定字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

古人以日脩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燕燕于飛初宜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遠于野

叶上反瞻望弗及泣涕雨

興也燕音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

貌相隨而飛一先一後也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婦人已嫁復歸宗曰

大歸大歸者不反之義輯錄郊外曰野無声出涕曰泣○莊姜無子以陳女戴

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

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輯錄左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

是為桓公隱公四年季州吁弑之厲戴皆謚為陳姓也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彼

隨而不離比遠送而難別意有相類故用起與輯錄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

已也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戶結之頡戶郎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時掌其音之子子歸遠送于

南叶尼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

衛南頡之頡之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皆不忍相違之意輯錄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

時也行立以泣已別而又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今只音其心塞淵叶反終温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肉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

深終竟温和惠順淑善也塞實則不虛妄淵深則不淺露温和則不剛復惠順

則不乖矣以此淑慎其身可謂賢矣而先君謂莊公又相勉以思先君二南之外無此廢妾

也勛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媽之

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

守也凡章倫言猶勝相與如此以見涕泣勞心之故也韓鍾疏云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

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

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輯錄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知理義精密如此

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語請書至先王筆修人紀至茲惟觀哉錄編數之又曰警而盡工得神

得他精神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美其德韓鍾疏曰余讀是詩未

曾不歎莊公之在感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
以為之主俾戴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
完以為之嫡命石碯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
州可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
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
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
狂惑而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

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爾雅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

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又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

以古道相處爾雅補氏曰觀錄衣之詩所謂我思古

也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也望人皆有則矣是其心志固感

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是棄如此而

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輯錄四胡有

謂今其心回感何時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

朱子說是已然之辭通釋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反呼報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

良醜其實也雖若美而實則醜矣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

忘者耶莊姜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

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月而訴之猶未極其情呼父母而訴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始

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循義理以報我性情之

之厚而發於正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音章可見

日月四章章六句呼日月而怨其夫則又望焉者也呼日月而怨父母則絕意於

夫無所望也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終風有

時則公猶未絕於姜也猶莫夫兄弟之助已也釋衣思古人日月呼父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浪笑我五報
中心是悼叶音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譎戲言也浪放蕩也悼

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

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顧

而不能相敬如實可見矣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

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

其意而不見答也叶音

○終風且霾叶音惠然肯來叶如字莫往

母則無可奈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

叶音

浪笑我五報

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譎戲言也浪放蕩也悼

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

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顧

而不能相敬如實可見矣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

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

其意而不見答也叶音

○終風且霾叶音惠然肯來叶如字莫往

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

比也靈雨去聲土蒙霧音茂又也上從上而下也

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

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爾雅曰大風揚

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

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於計反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爾雅曰不日有曠言既曠

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後蔽也

願思也嚏音定也爾雅曰嚏者氣窒於鼻嚏者聲出於

口皆肺疾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爾雅補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

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

比也曠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爾雅曰

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虺虺爾雅曰以比人之狂惑愈深

而未已也比不日有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始則怨其愛之不誠次則怨其來之不

感之漸深爾雅許氏曰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

大矣國君及夫人父母一國而國人作則者也

莊公無若人儀度其曰終風且暴曰靈隄陰雷

日譁浪笑傲為君如此果足正一國乎夫人賢

而不見答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

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始

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

而嚏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敬之謂也懷寤寤

為思情欲之人則詐浪笑傲而必喜陰瞋也雷而必怒矣解順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借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其鐘叶音踊躍用兵叶音土國漕漕我獨

南行叶音

賦也鐘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安謂戈戟

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釋名漕鄭地也

鄒陽張氏曰西征記今白馬城衛之漕也今滑州白馬縣○衛人從軍者自言其

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

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釋名鋒鏑也危苦尤

甚也此章言其營行之事而怨之輯錄季廷仲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教中反叶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

輯錄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

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輯錄左

四率衛州吁殺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故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

未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怨以之如此者自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者矣

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此章本其營行之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其馬叶音于以求之于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其馬叶音于以求之于

林之下叶後五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

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闕志也此章陳其怠慢之狀而怨之

○死生契叶古結反與于成說執子之手與

子偕老叶魯吼反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

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

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此章述其室家之情而怨之

○于叶音呼下同嗟叶音苦今不我活叶音戶兮叶音分于嗟洵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中同

音兮不我信叶音師兮叶音分

○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

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

之信也此章極其室家之思而怨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釋解頤曰彼土力於國者此

行而平陳與未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

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

凱風自南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夫夫叶音驕母氏劬勞叶音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

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釋解許氏曰字

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風棘夫夫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

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此章言母直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也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輯錄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羸弱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輯錄通釋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旬無蕪故興也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聖教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

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此章言母氏又風與母棘心與子蓋美惡之不相類為興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輯錄劉氏中曰自言七子之中有

○憂者寒泉在浚之下叶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增釋鄒陽張氏曰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地去濮陽二十五里城則有寒泉岡即詩寒泉浚下浚都陳留曰浚畿○諸子自責言

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泉有浚益之理人無事母之能人不如物所以為興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輯錄孔氏曰此謂母今日勞婉詞幾諫則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覯明顯皖華板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覯明顯皖華板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現皖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此亦以人不

凱風四章章四句

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主於自責而有

後觀之意焉。凱風觀之過小者也。然以他人言之則不免乎怨而其子之負罪引慝如此。但小弁其一時發見之良心耳。此則真誠實意哀痛懇切欲以感悟其親。二詩不能無間也。

雄雉于飛泄泄

反

其羽我之

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

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

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

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

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思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

反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

實所以甚言此

輯錄此字

君子之勞我心也

上章托物為君

子之行役勞苦而起興。此章托物為己之思念勞役而起興也。輯錄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叶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

役之久也

輯錄鄭氏曰。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

不伎

賦也。百猶凡也。伎害求貪。藏善也。○言凡爾君子豈

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伎害又不貪求

仁則不伎義則不求此則所謂

德行 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也
處而得全也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及於德行者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被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維久處軍旅之間固無患也明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

前三章極思之之意解錄曰此詩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意不致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後之歸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瓜音護也 韋曰匏蓋匏苦而難食後有長短大殊非一物也 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

尚有事則亦未可用之時也釋錄亦氏曰深則厲以

水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水自帶曰厲渡水不裸體故

著裏衣而渡也 褰裳衣而涉曰揭釋錄亦氏曰

膝以上為涉膝以下為揭以上為厲膝自也 ○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

尚未可用也 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

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釋錄亦氏

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彌濟盈有雉鳴求其牡

居有反 雉鳴求其牡以小 雉鳴濟盈不濡軌

比也彌水滿貌雉聲軌車轍也車輪轍也 飛曰

雌雄走曰牝牡 ○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

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

附房張氏曰：是曰此也。爾雅釋獸之正則諸家以

此雉鳴，今乃不濡其軌，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雉，今

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

如葉序，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

之旨也。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

以相求也。其義其用也。葉禮則必至於妾作，違義則

必至於妾求。此淫亂之人，所以逆禮犯分而不顧也。

○釋曰：吳師道曰：此章盈為此句，中有韻，朱子謂之

公歸鳴飛下。

○雝雝鳴鴈，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為名似鵠，畏寒，秋南春北。旭

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名，禮也。以昏者，取陽往

陰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

陽往來之義也。大，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來之義也。其不泮之，禮也。用鴈為名者，取其順陰陽往

雝

鳴

鴈

日

始

旦

士

如

歸

妻

迨

冰

未

泮

賦

也

雝

雝

鳴

鴈

日

始

旦

此常理也

今濟盈而曰不濡軌

雉鳴而反求其牡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

鴈為名似鵠畏寒

秋南春北旭

日初出貌昏禮納采

用鴈名禮也

以昏者取陽往

陰來之義也

其不泮之禮也

用鴈為名者取其

順陰陽往來之義也

其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

而納采請期迨冰未

泮之時納徵請期皆

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仲春時也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

之不再親迎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日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

期迨冰未泮之時納

徵請期皆用折唯親

迎用昏用晚使者用

昏皆也所謂冰泮即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一章言事適其可為宜二

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增釋詩
氏曰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度水之名
水淺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
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齊處有深涉
是不可涉者也。况禮尚未可為浮渡之器乎。以
此非禮絕不可行之事是指淫亂而言也。然於
可涉處又當分深淺以厲以得此事有合禮
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淺處可成男女之好又
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氏四句作潛藏者深涉之
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大深而不可涉者下
而正是水可涉而又流其中。度淺深而揭也。二
章正刺不度禮義非其紀。揭犯禮相求。齊也。不
揭也。應一章下兩句難處求其壯應一章上兩
句三章言皆禮之正。即深厲揭揚之意而濟也。
不深厲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
齊有深涉之意而難鳴求其壯之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勉同心。不宜有怒。叶采芣菲。

采芣菲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

此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

輯錄毛氏曰陰舒陽和而谷風至新

蔓菁菁也。

菁音精也

菲似菑。福莖麗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

也。輯錄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當類爾雅謂蔥菜。何內謂菘菜皆可食之。

也。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

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

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

夫婦者當勉勉也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

言采葍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

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

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此章正言夫婦之道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迓。薄送我畿。音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音此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茶苦菜

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

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

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

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甚言反甘如

薺以此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

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

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此章見棄之時不忍

意於已也輯錄通釋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

樂之方

○涇以渭濁湜湜音其其止音正宴爾新昏不我胥以毋逝

我梁母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并頭山東

南至末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烏鼠山

至同州馮翊縣入河輯錄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之

渭之意而比之耳○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

末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

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湜湜清貌止水渚也胥察

以與逝之也梁堰音石障水而空音其中以通魚之

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

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

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

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母逝。我之梁母發我之笄。以比欲戒新昏。母居我之處。母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此章言已之容貌者。然夫既絕意於已。則已無可奈何矣。在已且然。况暇為新昏計哉。釋錄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有何亡。鼯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音匍。匍匐。救。尤反。之。興也。方。擇舟船也。潛行曰冰。浮水曰游。釋錄通釋曰。冰與游。今俗

亦謂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也。

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冰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人之濟水。必量淺深。我之治家。不計有無。釋錄。體無此例。發與字當作比字。而深則方舟之上。有知字。釋錄。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盡力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能我惰。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占用不售。市。教。反。市。周。反。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惰。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

賦也。惰。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

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也。謂錄說文善也。賈去手也。

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

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此我

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

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此章言此夫棄我之唯然如

也。○谷風之婦人前以德音自誇後以我德自奇觀

其經營於內周恤於外困窮不轉跡後而則與所

以自許者誠不為過矣韓錄李氏曰此所謂謂

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故轉棄予見也

○我有旨蓄勅六反亦以御魚居反文宴爾新昏

以我御光音有潰力對反既詒我羊至反不

念昔者伊余來暨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沈武貌潰怒色也韓錄頭

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肆勞暨息也○又言

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

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

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物可棄

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

盡遣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

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初以安逸

勤勞遣我何終始言不相似也。此章又承上章之意而怨其有始無卒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韓錄宋子曰看詩義理外更

此說。此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

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然而不怨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解頤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路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察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亮而不迫如此殆庶幾於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

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猶非也

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

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侯爵即西伯所封者與紂都後今路州東十八里有

故黎侯城其臣勸之曰哀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未

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之辭下二句然辭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

今曰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以黎侯有爲已亡之

意蓋黎侯必有不若微君之體而召飲故其謂所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於中露之辱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魏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

何國列於衛何惟乎

苑立之葛叶居今何誕徒旱之節兮叔兮伯音
通今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苑立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苑立
之上見其葛長太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曰苑立之
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

因所見則若偶然者但節之踈闊日之
久遠義亦相因故用其語相喻而為興此詩本責衛
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輯錄輔氏曰
本責衛君而

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
緩真可見其屈辱寬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和好之國曰與國以他故

也○因止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
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
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葉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
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
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音亂之意匪車
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
來耳其人大夫所
與之人也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黎國
注見

前式微
章下

○瑣素果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叔兮伯兮反衰由故如充耳反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矣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矣○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雋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簡兮簡兮方將為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高者舞之總名

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武用干戚也商頌亦曰萬舞有奕般亦以武定天下

用羽籥也

謂之羽舞又疏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

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以紛戚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錫音陽白金也。紛音分如緩又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為儀執以之。以為蔽翼者也。日之方中在前上

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

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

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輔氏曰此章既自

為頌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肯也。

○碩人俛俛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俛俛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

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人馬皆從容不急迫故轡柔如此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音若右手秉翟音直赫如渥音於

赭音者叶公言錫爵音畧反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

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清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

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工告樂備

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卿飲

酒卿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

賚予音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輯錄玩戲也弄也輔氏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不恭也

○山有榛則中反隰有苓音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

即今甘草也輯錄爾雅曰藟大苦諸本作大葉誤也葉字上下無所屬常為衍文昭武黃氏

曰其而言若者古人語倒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

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又

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

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

而意遠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夫其所思者在西方之美人則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故

玩之如此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一章自譽其位
二章自譽其

才備三章自譽其勞寵四章乃
言其情實而有爵爵之意焉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

關擊柝輯錄音託夜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

雜於侏儒俳優之間輯錄侏儒短人也俳音排

倡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

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

矣東方朔似之輯錄許氏曰侏儒俳優蓋亦衰

儀禮中之歌詩用樂則侏儒俳優誠無所用焉
恐許氏之說或有補於張子之意也姑存之

悲位 怨反 被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叶韻反力轉

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
悲反

興也怨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有泉

也淇水出相音州林慮音縣音河南彰德府林慮縣今東

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娣

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

詩言怨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

無日而不思矣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歸不忘
其慮彼此皆有定向也故以為興

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

也輯錄補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凡
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

女思歸傳謀於諸姬而無所
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涕音于禰音女子有行遠音

反分母兄弟待禮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反

吐也涕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

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輯錄禮記曾子問曰

道神而後出行也孔氏曰此無言補亦地名皆自衛

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如

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此篇之旨在此處父

亦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

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

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伯于干叶居飲餞于言載脂載膏明禮反叶還

車言適逆市專臻于衛此字本與不瑕有雪

賦也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車

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輯

牽與轄同車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逆疾臻至

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

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此章出宿

章不同上章是嫁來之時如此○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思須與漕叶祖我

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輯錄爾雅歸異出同肥注引毛傳曰

所出同所歸異也集傳不敢只云水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輯錄嚴氏曰

寫者願而除○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游於

之

彼而寫其憂哉輯錄問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甥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一章思歸而欲與决其疑二章三章致問而得與决其疑四章

則疑已决而不忘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所處矣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輯錄朱子曰觀楊氏之說則知聖人以詩為教之意深矣

出自北門叶眉憂心殷殷終窶其年且貧莫知我艱叶居已焉哉叶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反下同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陽明陰暗北門所朝也殷殷憂也禮有大夫士之位斯有人夫士之

者貧而無以為禮也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為禮矣輯錄李氏曰衛臣終窶且貧不見知於君也非專較廩祿之厚薄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輯錄

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輯錄輔氏曰終者已焉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益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適知華反叶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輯錄適之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皆至也政事

其國之政事也

天子所命則王事也

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

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

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

困於內外極矣。

韓錄范氏曰：開雅之化行則婦人能

有不知其心者。○增釋許氏曰：外不見知於君而不

得行其志。內為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謫。困於內外

極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王事敦叶都我政事一埤唯李反叶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祖回摧我反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前一章變其貧窶而安於命後

二章變其貧窶勞苦而安於命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

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

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

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對憾之辭

韓錄莊子人間世云：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無可奈何

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韓錄輔氏曰：楊氏

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雪其雩普康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

同行叶尹其虛其邪音徐既亟音紙且子餘反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雩雪盛貌。惠愛行

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
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喈音皆叶兩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輯錄謝氏曰北風
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
於勇矣喻禍害愈急也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
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輯錄無非
訓其匪字則國將危亂
可知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義之俗皆不祥而可惡
者也增釋此章則見國將危亂而氣象悲慘

勢已漸而迫輯錄謝氏曰謂
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

北風三章章六句同行則去危同歸則就安同車
則二者之意兼之矣○北門之

處困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者也又北風與魏
風一似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
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
夷之飛將畜其翼矣

靜女其姝亦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

首踟直知踟直誅

賦也靜者間雅之意姝美色也輯錄此淫奔者自相
稱美之詞非真閑雅

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
也輯錄踟蹰行不
進貌躑躅跳貌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徒冬管叶古彤管有煒于

反說悅懌亦女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輯錄殷勤委曲貌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

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美

徒弓徒計二反

洵美且異

夷曳二音

匪女音之

為美美人之貽

與異同

賦也牧外野也

輯錄外謂之野

歸亦貽也美茅之始

生者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

○言靜女又贈我以美

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

贈故其物亦美耳

輯錄許氏曰首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逐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一章未見之時三章既會而歸之時

新臺有泚

此禮反

河水瀰瀰

莫瀰反

燕婉之求

遠

條不鮮

斯淺反叶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遠條不能俯

疾之醜者也蓋遠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

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

少也

遠條不鮮謂日擁腫之病也

○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

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音之輯錄孔疏云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

腰之公於河上作臺以待其至李氏曰新臺臨河今

址尚存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

○新臺有洒

七罪反叶先典反

河水浼浼

每罪反叶美辨反

燕婉

之求遠條不珍

賦也洒高峻也輯錄臺在河上曰此曰洒皆從水義

之中見其基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難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謝氏曰濛濛戚施之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醜惡之疾比之故無人道亦非人

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

之人所得非所求也所得非所求為也此以

新臺三章章四句

不鮮已甚不巳尤甚既不能仰則才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

也諸篇攷此衛風美者多淫詩少本不當與此也然新臺攝於之惡又國風

無所有故論淫詩必以鄭衛至編蓋鄭舉其衛舉其重輯錄諸篇曰諸者猶有疾君子皆

鴉之奔奔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

芳劔反

其景

兩反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以兩反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

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

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相伋於公公令

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

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緝其節而先往輯錄左傳云及

載其產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

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增釋鄱陽張氏曰此章言

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願言思子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增釋辭陽張氏曰此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它而怨之曰不為何過而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一章憂其被害二章疑其被害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

誅第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

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

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小枝則受大枝則受

走及壽之死未盡善也然及寧被殺而不忍違其父壽寧代死而不忍死其兄則其志有可哀

者人以此亦何其不幸而不忍剛去之集傳引此以見孔子錄之之故也輯錄輔氏曰二子此亦不得為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解頤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斃未有甚於此時者以其卒胥為夷也宜哉○增釋辭陽張氏曰詩緝備自宣公殺叔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胡之讒殺叔乃作亂立燕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燕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燕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温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燕及之故皆不服伏乘其釁殺懿公而城衛焉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唯流毒子孫啓海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給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社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首三百六十三句

輯錄通

三十九篇而此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
借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
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
恩絕旌立則無恤憐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
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常敗政莫甚於此
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野處已此矣
不待讀定之方
中而后知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徒坎

髮髡

音實 維我儀

何 之死矢靡他

湯河

母也天

叶缺

只

音絀 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凶

音信

廣韻注曰頭

子事父母之節親死然後去之

武黃氏

曰禮記內則拂髦注用髮為之象幼時鬢鬢注所遺

髮也謂留髮為角子者也喪大記脫髦注幼時剪髮

為之年長垂者兩邊髦然也明人之至親惟有孺子

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孔氏諸侯

小歛脫髦士 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

共蓋伯字婦人

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

從夫蓋姜姓也

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共伯蚤侯其妻

其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其守義之志也故其姜

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

雖至於死誓無他心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

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叶應也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

意耳莊姜盡體無怨心其姜守義無二志故一柏舟

世耳其子為武公其孫為莊公變始於二姜時也次

第亦當然也謂歸諸氏曰實維我匹定而後不可

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於家

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感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汎柏舟在彼河側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

死矢靡慝他得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輯錄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

也愚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曾釋張氏曰他

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為之其事猶顯至於

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

而節不相舟二章章七句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輯錄真氏

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謂餓死

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可為後世深戒陳定宇曰

人欲之流風流行而有其姜特立之節真可以為

善心乎解頤曰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與之齊

終身不改古之制也其姜之守義裁以古制

婦道之當然耳斯可見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

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扶綱常之重則其置

之郵風之

首亦宜矣

牆有茨不可埽叶徒也。中冓之言不可道。

叶徒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輯錄埤雅

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一名茨。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輯錄

之言若曰：閨閫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

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輯錄左傳：閔公二年，昭伯烝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許穆夫人，往惠公朔，蓋年十五。昭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烝之兄也。上淫曰烝。故詩人作

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

然也。牆茨，芒刺不可埽，內言醜惡不可道，是皆無所施其惡惡之心者，而用語勢相呼應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

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隳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

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東東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輯錄補氏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反覆

譏刺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

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

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

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

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

訓戒深矣

輯錄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

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

也辭順曰宣姜本及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

為新臺之有紀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佗佗待何如

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

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

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

飾編篇上聲髮為之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笄衡笄

也輯錄衡笄以玉為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

懸璣紕都感反織玼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

也輯錄孔氏曰必飾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

安重也如河弘廣也此二句主象服法度之服也淑

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

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既為夫人

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

不稱也此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為可責○增

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笄之服既服此宜從一而偕

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

○玼音此玼兮其之翟叶去也鬢音軫髮如雲不脣先結

也玉之瑱吐殺也象之掃勅帝也揚且子餘之

督星曆反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

之以為飾也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

多而美也鬢音髮音也伯夫人之服自偷翟而下如王后鬢黑也如雲言

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以玉係於

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髮也摘音剔蓋若揚音眉上廣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星曆反叶

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

伯夫人之服自偷翟而下如王后

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

象象骨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星曆反叶

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

伯夫人之服自偷翟而下如王后

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

象象骨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頽額用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此章言服飾容

而實可惜也○贈釋鄒陽張氏曰此章末則答之曰此邦之媛也惜之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

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輯錄輔氏曰凡人之

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

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

采芣唐采芣音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叶諸要於遙我乎上官王居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兒絲輯錄圖經釋曰唐也蒙也

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木上生實如蠶子本經并以唐蒙為一名許氏曰唐蒙非可食之物不知何以為

名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輯錄孔氏曰酒醅注

沫言貴族也桑中上官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

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

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

此也

○采芣麥叶訖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物有定偶人不如物故以為
與輯錄孔氏曰言鴉則鴉自
相隨奔奔然鴉則鴉自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
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曾鴉鴉之
不如而我反
以為兄也哉

○鴉之疆疆鴉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輯錄輔氏曰詩人疾惡宣
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

小君也彼謂校童碩
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一章刺頑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

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

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

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

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揚時有言詩載此

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

前輯錄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
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狄入衛
張本使後世

知所戒也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

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宋仁宗時講官不欲
講新臺仁宗以謂聖

人刪詩義勸戒不當有過輯錄李氏曰淫亂非
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非
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
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頑而請更受
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
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定丁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丁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丁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於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管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

月也此據月令為說與堯典中星異堯典冬至日在

壁約五十一度此正歲差之法七十五年差一度之

驗也及至元辛巳方回作山經又云今冬至日在箕

九度昏中室蓋又差矣然則十月定中七月

流火三月三星在天皆是在當時為然耳於是時

可以管制宮室故謂之管室輯錄通釋曰夏正十月

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管室之候

又因號為管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始

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

昏中下逮今日此星

又以子月昏中矣楚宮楚丘之官也揆度也樹八

尺之臬音齏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

中之景以正南北也鄭氏注云凡造

中之樹臬以繩懸之取其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書

記臬景之端却於中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內一而

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之未

臬則南北正矣輯錄朱氏曰經人猶恐南北之未

又參之以日之景焉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一丈三

尺夏至日行北陸景短一尺五寸此日中之景也楚

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

皆可供籩實實用之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輯錄嚴氏

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楸之

踈理白色而生子者輯錄本草注曰梓似桐漆木有

液黏念黑可飾器物輯錄本草注曰漆樹高三二

研其皮開以竹筒承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輯錄嚴氏

為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爰於也○衛為狄

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管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

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

功凡此類也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飭

圖新造之時蓋如此

○升彼虛起居反叶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山與京叶居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

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罔之景同上章揆之以日景

山與京則又前者未定或曰景音山名見商頌京尚

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通

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

其桑土之野乎蘇氏曰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

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

於終而果獲其善也文公始欲居望丘又欲居堂邑

卜之又吉乃居焉致詳致慎如此是以後來之善符

當時之卜也詳此及下章文意乃詩人於文公殷富

○靈雨既零命彼倌倌人星言夙駕說始于桑田

叶徒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駮音牝三千叶倉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

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

兩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

車亟往而勞去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

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

於三千之衆矣

文公因天時而勤農事如此可謂敦本尚實而憂深思遠矣然不特此時

此事為然育物之驗已如彼則勤民之心可知矣

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

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

誠實則無虛浮之

之謀輯錄慈溪黃氏曰匪直也人語難曉至此非淺近

方通嚴氏曰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

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

致富強至於駉牝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駉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

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

也於是而文公之與衛也又矣

輯錄曹氏曰人君之

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

誠實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首章言其作邑之時二章言其初擇之時末章言全

日富盛之時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

戰于葵澤而敗死焉

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

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立而遷衛焉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求其實也集傳引此以見文公興衛之由

蛟丁計 煉都動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

父母兄弟叶待

比也蛟煉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

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孔氏

日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在東者莫 虹也虹隨日

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日不成蓋雲薄隔日日映雨

氣則生也今以水巽 此刺淫奔之詩言蛟煉在東

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

又當逮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遠父母

泉水竹竿不同被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

而行也知有此義故為賢不知此義則跡而為惡無

朝子西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叶蕭

比也濟升也周禮十輝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

見如自下而升也輯錄輝音輝春官注 祗後堂十輝

之光氣一曰後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

日象如赤鳥三曰雋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

日旁如冠五曰間日月食六曰朘日月無光七曰

際雲氣貫日而過八曰發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

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

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陰陽之氣

和淫奔之事實男女之正其類如此輯錄張南軒曰

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

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也。不

知命。叶弥也。非反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

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

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

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

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

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輯錄補氏曰。男女之欲。人所

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

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慾。則能

循乎天

理矣。

燬燧三章章四句。一章職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

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

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愈真。君

子之言也。

相息亮鼠有皮。叶蒲人而無儀。叶牛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叶吾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

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

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也。

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反覆譏刺輔氏謂蝦蟇相鼠二詩皆文公化行而人心去邪反

正之時也故其疾惡如此而後篇又繼以好善之詩焉輯錄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舐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

居貌

千旒在浚

蘇俊

一

叶音

素絲紕

反

之良馬四之彼姝

亦

者子何以

不必寐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千旒以旒牛尾注於旒下之首而建之車後也蘇俊爾雅鄭云注係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

紕

織組也

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

四之兩服兩駟

凡四馬以載之也

輯錄董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駟

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界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旒

旒

以見賢者

彼其所見之賢者

將何以界之

而答其

禮意之勤乎

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賢者之忠告當如何哉詩人所以預為之謀也

○子子千旒在浚

之都

素絲組

音祖

之良馬

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與之

賦也

旒州里所建

鳥隼之旗也

上說旌旄其下繫旒

旒下屬繆

音杉旗之正幅為繆則其末垂者也

皆畫鳥隼也輯錄周禮司常

之五馬言其盛也

馬止於四無五馬六馬之理詩人特言其盛固不可以辭害意也

○子子千旒在浚

之城

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

姑沃

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也分其羽而間綴之也輯錄孔疏干之首有旄有羽其下有旒縵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

綴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爾雅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縵有旒縵之稱未設旒

終空有折城都城也祝厲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

也衛有奸賢之大夫畜德之君子而詩又識報施之禮忠告之義皆可為賢矣

干旄三章章六句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次序也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

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

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

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

故其為詩如此蠶蟻疾淫亂也相鼠惡無禮也干旄樂善道也蓋所謂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本云

載馳載驅叶祛音言音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

漕叶祖反大夫跋葉末反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言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

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輯錄朱子曰此詩之在定之方中

之前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

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

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此詩輔氏所謂夫人傷宗國之亡既歸而許之大夫乃追之于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觀夫人見其大

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故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側

但之情有不能自己者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

折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

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

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

自己也增釋許氏曰汝既不以我歸為嘉則信不能

不遠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音育叶女子善懷亦各

有行叶戶反許人尤之衆釋直更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主瘰癧結之疾善懷多憂

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輯錄瀟湘志曰引洛

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

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蟲以瘰癧結之疾

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

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釋且

狂也但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

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爲釋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芃音蒲紅反其麥叶託反控苦貢反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反百爾所

思叶新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茫茫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

之因。輯錄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注云：因緣也。錄

此而至此也。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

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茫茫之麥，又自傷許

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

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

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

之為愈也。增釋許氏曰：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蓋百爾所思不如我之自往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

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施及在道之時四章歸而將至之時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二年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

二章二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

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

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襄十季與

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

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

於亡故也。夫人之辭哀痛迫切若不能以為歸人之仁未聖王之禮不待較而輕重可知馳驅

已出已犯義矣聞義而能自克不害其為賢也故聖人取之如此輯錄朱子曰聖人錄泉木於

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

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於

鄴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於六反

綠竹猗猗

於何反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瑟音反

兮赫兮咺兮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况元反叶

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

音隈也

音隈也

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音隈也

河新柴少乃下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獲音健猗猗始生柔

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

也輯錄孔氏曰武公和僖侯子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

鏤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

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輯錄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

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敘而益致其精也瑟矜莊貌憊嚴貌咺

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

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以始生之美盛有

興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

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

也輯錄朱子曰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

者皆察克治之功又曰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

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既脩

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

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公之本

音邪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

瑟兮憊兮者

恂恂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輯錄朱子曰瑟嚴密

者盛大之貌。恂，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者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敬之見於外也。皆以成德氣象言而進德。工夫亦可見矣。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盛德之感人心如此。○大學於釋此止善，乃大學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少。既先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所以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論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增釋許氏曰：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磋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密，故有瑟淵赫喧之發，存於內者，周故發於外者，著下章訓詁解義，皆不及大學詳明。蓋大學

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瑋。

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瑋也。琇瑋，美石也。天子玉瑋，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

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韜解：孔疏：弁師注云：會，縫也。十二以為飾，謂之琪。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琪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而見其德之稱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大威嚴之意。故以為興凡服飾之尊嚴可知。○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猗兮。方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猗兮。方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猗兮。方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猗兮。方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箚稅上聲也禮弓注也謂末第也竹之密比去聲似之則盛

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錫鍊已至於精純望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能全其溫潤寬宏裕也綽

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武公嘗入相為

較之較兩騎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轉音奇兩旁植

輿人註疏云較車兩旁豎之者兩騎上出軾者以較

之兩頭皆置於轡上二木相附故據兩騎出軾而言

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精木之上出兩

橫木在下者為軾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

魯出也此說重較精明而與周禮畧異姑存之輯錄

詩詁云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十

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通高五尺善戲譁不為虐者

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中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成就則無以加亦有

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在輿而寬綽心和易而中節

也戲譁而不為虐笑語蓋寬綽無歛束之意戲譁非

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

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

可見矣前二章猶有主敬之功此則禮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此之謂也語出雜記凡人斂束之時猶弓之

嚴而泰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輯錄解頤曰首章

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備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

德之成就合二章而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精總

淇奥三章章九句

他至

一章言由進德而成德也二章言以成德言也三章極言盛德之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傲于國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我我遂作懿懿當讀為

抑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

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

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

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有文章於憂懼恒見之

象磨見之○曾齊許氏曰一章總言其謙學自

循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

其德容自充蓋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

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溫粹如圭璧至

考槃在澗叶居碩人之寬叶區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元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

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

樂音洛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太寬廣永長

矢誓謏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

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

樂也輯錄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

則見其寬廣之意如此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苦未獨寐寤言永矢弗過古未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

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重蓋動

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重蓋動

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重蓋動

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重蓋動

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重蓋動

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重蓋動

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輯錄輔氏曰寬

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未矢弗告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

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素位而行遜世無悶於考樂之詩見之

考樂三章章四句其樂深輯錄解頤曰賢者隱處

於淵谷之間始而曰弗諉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不踰於此也然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也

碩人其頡反衣於既錦聚反苦迫衣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反息夷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聚禪也也錦衣而加聚

馬為其文之太著也輯錄朱子曰聚儀禮作景禮記

衣者沈存中謂聚與繅同是用繅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嚴氏曰聚以穀為之東宮太子所

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

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

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蘇氏

曰邢周公之後謂近齊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輯錄通釋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姪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

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

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

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輯錄

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乎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

游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
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齊音

齒如瓠犀反犀豸音秦首蛾眉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

兮美目盼兮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萋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

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輯錄本草

木根下有之瘦而白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輯錄螭蛾也其眉

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輯錄孔氏曰服虔云輔上

下之別名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

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統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

駟起橋反朱幘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

直遙反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

駟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御外鐵人君以朱纒之也

鑣鑣盛也重言之則見其為盛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

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輯錄孔氏曰婦人不露見

翟羽翟飾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輯錄鄭氏曰朝

朝也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輯錄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陳氏曰視朝而見

決可否之計釋朝服也○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

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
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
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潤反叶施罟音孤濊濊

許活反叶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未反叶葭

他覽反揭揭居謂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暵欺列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

貌施設也眾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釋詁說文曰濊濊流也

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

者千餘斤釋名孔氏曰鱣魚體有甲行甲無鱗似鱣

而小色青黑釋名孔氏曰陸機云鱣頭小而尖似鱣

不過七八尺一名鱣肉發發盛貌發發發去聲也亦謂

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姊暨盛飾也庶士謂媵

臣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

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

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從媵之美

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輯錄輔氏曰觀抑風燕

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

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所易見者以

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齊叶新匪來貿絲
來即我謀叶謀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枯反匪我
愆期子無良媒叶謀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子日始

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

而鄙之也布幣布帛之名質買也質絲蓋初夏之時

也頓丘地名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類丘謂一類而成也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集

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

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

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

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

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困無益也士君子立身一敗

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戒士君子蓋廣

說詩之法也

○乘彼境俱雙反垣音垣以望復關負反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音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

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境毀垣墉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

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音龜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境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

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解錄輔氏曰此

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已上二章皆述其初奔時事以起怨悔之端

詩經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

甚音甚叶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士之耽兮

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音鳩也似山雀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輯錄嚴氏曰即莊子所謂為鳩也郭

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

其不可恃此而從音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

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鳩食甚則醉女悅士則醜

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

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

無所妨也此亦推廣言之此章悔也輯錄通釋曰

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

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

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自我徂爾二三歲食

貧淇水湯湯音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

士貳其行下孟反叶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

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輯錄孔氏曰以帷障車之

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

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

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

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此章怨也

韓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詩緝曰士貳其行士心無極不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專於一故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許意唾其笑叶音

樂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唾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

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

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

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唾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

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

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有痛悼而已此章

也思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隰則有泮叶得

音畔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信誓旦旦叶得

不思其反叶伊及是不思叶新亦已焉哉叶將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孔氏曰但結總角女子未

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其髮為兩角晏晏和柔

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

如此徒使我怨也輯錄前章以柔之意忠此比其色

謂未笄為三歲食貧三歲為婦若可疑者故詩緝

謂未笄為三歲食貧三歲為婦若可疑者故詩緝曰

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

總用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
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
反字正與洋洋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
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
之謂也縱欲改禮失身於人此豈未終知微之謂哉
十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章約奔二章遂奔三章章奔四

歸宗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無及
也歸錄制執中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匹離自
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
其世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委棄有以論以
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此氓詩之
所由作也通釋曰此詩及鄰谷風皆棄婦所作
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鴈即雁圖之也也食言
靡勞即方舟練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沈有

翟翟

他登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

翟翟長而殺聲也而輯錄設衰小之也謂釣竿長

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

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輯錄補氏曰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女子有行遠于萬

父母兄弟叶偏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

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增釋鄒易張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 ○思

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釋錄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

辭之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佩玉之儺乃可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

笑也增釋殺梁傳軍人粲然皆笑儺行儺也○承

上章言一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

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釋錄毛氏曰檜楫舟也

柏葉松身曰檜與此一也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一章歸而亂辭以決之二章思歸而以正義決之三章四章則

思不能忘而義若不能決也然則所以自處者有道矣○竹竿泉水載馳三詩為一類載馳之

詩其情迫此與泉水其詞緩勢不同也然載馳馳驅而出矣聞大夫之言而後反泉水亦與諸

姬伯姊謀而後知義理之必然而無疑此則斷之以心不待謀而後決告而然知此之泉水載馳尤為

賢也

芄音九蘭之支童子佩觿詩規雖則佩觿能不我

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支

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

子之飾也此詩不知所謂則其起興之意難曉若以為刺童孺無能則義有可推蓋芄蘭柔弱

而技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與童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悻帶下垂之貌

○莞蘭之葉童子佩鞢失涉雖則佩鞢能不我

甲叶占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輿也鞢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右右手大指所以鈎弦

闔體闔即開字鄒氏曰香也即大射所謂朱德三

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彊音右右手食指將聲指無

名指也朱韋皮之紫赤色者也以朱韋為之故名朱

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鞞指利放甲長也言其才能不

足以長於我也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孺所

莞蘭二章章六句佩鞞已不稱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輔氏曰此亦必刺在

容貌之可觀耳然未知其誰何也○增釋許氏

曰莞蘭柔弱之草其技葉不足取以與童孺無

才智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

我才不足以及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

重帶悻然以自得蓋其德不稱於服飾故為人

指議如此其必有所托而言也蓋朱子謂不可

強解姑存于此

誰謂河廣一葦杭戶郎之誰謂宋遠跂立政予望之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衛城

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襄公即位則衛國在河南矣此恐當作輿體不必以渡河為說也輯錄左傳閔公二年冬桓公逆衛立戴公卒立文公僖公元年即文公之元年至九年春桓公卒襄公立是時衛在河南矣○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

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

重與祖為體祖孫昭穆同故以祖為體母出與廟絕

不可以私反不得供祭祀則與廟絕故作此詩言誰謂

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

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韓錄嚴氏曰跂舉明非

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往韓錄嚴氏曰跂舉明非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容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

至言近也韓錄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輔氏曰但言

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

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且量於足力知其近

詩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

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

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

而已呂氏曰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立

終之則不可往矣襄公欲見母也而曰見舅蓋

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善而

不取過焉不幸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東

陳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

而已愚謂如此則襄公之於其母主不可見死

不可為服矣死以心喪為禮而生其孝未之詳

也豈惟終身求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宣

公之母六人焉

韓錄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

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

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

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

焉故也輯錄輔氏曰范氏為襄公與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

道也母之職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

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列揚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反父市未去為去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揚武貌桀才過人也父

長丈二而無刃輯錄說文及積竹為之冬官廬人受無刃可擊打人故謂之較

兵同強上下同堅動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

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父而為王

前驅也此以侯國之人供天子之役也才義如此而執父前驅則用之非其義矣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

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

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

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輯錄晉穆讓云士為知輔氏曰此其真情也呂氏曰膏所以膏首而沐蓋滂也左傳遺之潘沐潘音番米瀾也內則潘浙米汁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

以此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

而寧甘心於首疾也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令人首疾也但我則思而又思寧甘心

首疾而不辭耳此章辭意當與下章例之

○焉於得反護况表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

使我心呼海內

賦也護忘也護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輯錄本草

鹿意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背北堂也孔氏

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輯

采子曰北堂蓋古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

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海而不辭爾寧使心疾而

心海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已之志

之言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

情也文王之遣戍役采薇出車杖柱之詩是也

作周公之勞歸士東山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

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

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殺人之父則孤人子傷天

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

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

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

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

也輯錄輔氏曰范氏之說誠足以詔萬世人君

之詩則述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
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
聖人錄詩之意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
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
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
牧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
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怒之心
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每以狐比

齊之南山亦是類也輯錄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

絕水曰梁障水而取魚也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

民散喪其妃同配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

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及梁未及梁未可裳也既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申重也衣

用帶已束之也○增釋鄒陽張氏曰凡帶有二章帶

在厲則可以帶矣水自帶已上曰厲必脫去其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梁與厲皆淇側也裳與帶

皆所服者也此兼上兩章

有狐三章章四句着裳然後加帶故用裳與帶

投我以木瓜叶攻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

爲好叶報也

比也木瓜音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輯錄本草曰

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

之蘇徐氏曰瓜有瓜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

蔓也故言木瓜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輯錄羅氏曰琚處佩

挑木季以別之也之中所以貫瓊珠而上繫於所下維瓊衛牙者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

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許氏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為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享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求其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比也玖亦玉名也

輯錄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立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

木瓜三章章四句反覆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二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

輕淳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

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

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

之心也鄭詩放此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

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亂風之

孝子北門之忠臣此風之習者于旒之賢大

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

於變風時其次則乘舟之爭覓者亦有可憫

之一節又如費婦人六人則燕姜共姜許穆

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若燕燕之全淑

慎伯方之守專一惟難之知德行谷風被棄
而有同死之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
不特多君子而已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群經疏義會通卷之四

王二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
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
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三為方
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在禹貢豫州大華並去外方之間華山在京兆

華陰縣南外方即密高山在潁川郡密高縣今
西京登封縣也○增釋金氏曰外方今河南府
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
蓋古為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
名陸渾云其山因嵩高之北得河陽漸入之義
應峯然謂為嵩高則非爾

冀州之南也輯錄冀州在豫河之北○增釋鄴

樊温原積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社預云在
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畿內

故知此得河陽應劭注漢河內邵修武縣云直南陽城是晉沂啓南陽所謂漸臯州之南也

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

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

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

都東釋曰鄭氏曰洛邑謂之東都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陳

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

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

朝諸侯宅土中以泄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

京定都於鎬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

地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

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心數○增釋鄆陽

張氏曰營洛在成王七年周禮以上圭之法

土深正日景以求也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

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正作洛之

事也深尺鳩反又尸鳩反景真影同止而蜀反

許氏曰東萊先生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

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陽東遷之後

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

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地理攷

異王城本郊鄆在河南縣北九里自平王以下

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成周在洛陽縣

東北二十六里敬王又居至幽王嬖閉褒姒生

王城郊古洛反鄆而蜀反

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

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許宜反輯錄地名亦

新豐有戲亭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

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輯錄孔氏曰鎬京為西

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是又謂王城為東周及敬王

為東周○增釋金氏曰幽王立褒人有罪請入

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王之後

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十二年

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襄公衛武公秦襄公皆以兵來
救晉鄭即申立宜曰是為平王
晉鄭於王室遂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
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之程子
曰諸侯并城則王迹熄故雅亡而為國風矣
釋許氏曰政令不能行於天下故雅亦無所為
而作西都數百季而無風也古之錄詩所以示
勤戒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
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秦離為
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蓋雅必出於朝廷風
則在下之歌諫古則必有其制或上可兼下
不可階上也非以東征之事大於嚴抗之役而
東山夢歸之詩不在采薇出車之列雖出於變
亦不與六月采芣同什也於此其地則今河南
可見風雅之體不可易置矣

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釋錄河南府即今河南府
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
縣並隸河南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反下同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

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稭音似黍而小或曰粟也

許氏曰黍似梁而非梁稷今之稭也二物稍相類伯
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似差
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以稷而小穗黃色稷
亦穀名一名稭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
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梁即今之粟古之
粟即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獨
長於衆穀也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

遠意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火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

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

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

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

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
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

本因感景黍稷而賦之但其下

既嘆時人莫識已意

我久留而不去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

深也

釋錄鄭氏曰怪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

為未黍也是以使我行之靡靡則足欲前而不忍也

也而亦非能有以解我憂也謂我何求者不知我者

也則亦奚責於彼哉悠悠蒼天嘆其遠而莫可詰也

彼何人哉嘆其罪之不容誅也雖不并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則

無力故以穗下垂為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反叶於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反充息如噎之然稷之實

如心之噎故以起興則塞而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

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

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

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

又見稷之實矣此三章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釋錄謝氏曰天王而沒於

天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未黍聞者當流

滂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慈憇而不我知能為

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

王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及有為矣所以訓戒晉

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

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通釋曰小弁詩曰取敗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

傷惻然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既

有不徒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衰奴

母子備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叶將反雞棲西于塙時音日

之夕矣羊牛下來

叶陵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

叶新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

西曰塙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釋錄輔氏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

○大

夫夕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

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

釋錄輔氏曰曷至哉則雞則棲于塙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

反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

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戶括反叶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古活反叶括至苟且也

○君子行役之久

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

幾聲平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估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也。乳肩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前章極思之之心輯錄謝氏曰兩

雪霏霏霏竟成役而碩言歸期也。非木義妻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壯之使寧幾何特勞之日我心傷悲吉甫在鑄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求之恐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已及物之怨發而為序情問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忍之意民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箒音音右招我由房其樂音音

只音且反子徐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箒筓管中金葉也蓋筓筓皆

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音音其管底之側以薄金

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箒也故筓筓皆謂之

簧筓十三簧或十九簧筓三十六簧也音音由從也房東房

也音音孔疏云房在室旁人出入處也按古人之室中為

室室之東為東房西為西房自東房入北階通後

堂則東房即音音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

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

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

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音音如序說則房為

中之樂而此之君子猶簡弓之頌人也音音輯錄謝氏曰

東周之季君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

引自得其樂者多矣未聞以相招祿仕為樂者也音音今

也進不能消軀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傳引類仕為伶官陽陽然志得而意滿曰其樂只且自謂不勝其樂矣君子當如是邪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為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為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為真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欣戚於心其於華人之惡貽越人之疾胡仁人而不忍為也君

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則也出處語默喜怒哀樂皆
可以為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東遷之後
世與道交衰號為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
平篇意此詩當從序誤以為前篇婦人所作者為優
也
○君子陶陶左執翽徒刀右招我由敖五刀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翽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由東... 位言之序... 說則為

為作樂之處教為舞
之位其言亦有序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音記之子成人
指其室家而言也成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

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

輯錄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

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懷思曷何也

○平王以申國近楚

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成者怨思作此詩

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輯錄通釋曰先儒多以為水弱不流新楚

喻下王微弱不能發諸侯蓋由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

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
并成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許甫也六國時秦趙國為魏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東蒲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輯錄孔氏曰陸機云蒲柳有兩種皮

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為箭幹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

昌縣是也輯錄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之故以事勢輕重為先後也

之序也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

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

讎也輯錄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陳氏曰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讎仰無以視乎皇

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

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去聲酬恩之舉

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輯錄通釋曰吾意平

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讎者皆自疇昔然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志親逆理之罪與有責焉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

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

詩經卷之九

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輯錄李迂仲曰以公存心則如揚之水豈成則同而美刺則異也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輯錄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彼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也哉張南軒曰胡文定公云按邱鄙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雜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秦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賢賢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中谷有暵吐雷暵呼但其乾矣有女叱匹指

嘅口愛其嘆士丹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反

興也雅雖既在字雖在並也葉似往在白蘇也諸方

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輯錄本草曰荒蔚草荒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暵燥也別也嘅歎

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

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有字其字矣

○中谷有暵暵其脩叶式矣有女叱離條其獻

叶息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輯錄陳氏曰長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

也條條然獻貌獻子六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

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釋錄兩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

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

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

怨對音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雅曠其濕矣有女仳離張劣其泣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孔氏

興也曠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

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

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釋錄輔氏曰方其數且限之

不淑而無怨對過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

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

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

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釋錄見商書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

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

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釋錄謝氏曰

倫也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

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

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緜緜然有餘裕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反我
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反尚寐無吪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平聲羅網

尚猶羅網音憂也尚庶幾平聲吪五戈反動也○周室衰

微諸侯皆音叛君子不樂音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

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

小人致亂而以巧計罕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

也釋錄呂東萊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小比諸

而周人反受其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

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

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

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兔脫網則安

有憂其義相因亦可為興下章放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音字叶我生之初尚無

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尚寐無覺若孝反叶

比也罕覆車人奢反即今也可以掩兔造亦為也覺

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音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董音輶也即學也或曰毛施羅於車上也庸用

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哀傷之意

縣縣言高

力執反

在河之澗

呼五反

終遠

于萬反

兄弟謂

他人父

夫矩反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叶果五反

興也縣縣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澗○世衰民散有

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縣

縣言高則在河之澗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

已父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知物故以起興○釋

其所以興已之失所也亦通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

窮也甚矣

○縣縣言高

在河之澗

音侯叶矣

終遠兄弟謂

他人母

興也水涯曰澗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

織有即顧念之意

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輯錄嚴氏曰莫我

○縣縣言高

在河之澗

順春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叶古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叶微反

興也夷上洒下曰澗

平坦而下

澗

高峻也

澗之為

言脣也

辭錄爾雅注

澗先典反

深也

許氏曰澗猶洗

也

澗入若脣

也

昆兄也

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先言父次言母次言昆

此三章相承之序也

彼采葛

謝反

兮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

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

叶疎反

兮一日不見

如三秋兮

賦也蕭狄也

狄音狄蕭屬他本作狄非

白葉莖鹿科生有香氣祭

則燭以報氣

燭即燹字報氣即升臭也

故采之白三秋則不止三

月矣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歲

本與芣交叶兮

賦也芣蒿屬

輯錄爾雅曰一名芣蒿也

乾之可灸九又音教故采

之

輯錄呂東萊曰芣蒿為婦給蕭矣祭芣文齊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曰三歲

則不止三秋矣

采芣三章章三句

思念之意以斬而深輯錄輔氏曰采芣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

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芣蒿奔之辭者宜哉

大車檻檻

毛記反

衣如蒺

吐敢反宜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天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

服

王氏曰子男毳冕五章天子之制六命服與子等此之大夫則卿也輯錄春官典命王之制六命

封

則大夫四命此以未出封者言及出蒺藜之始生也

毳衣之屬

衣繪而裳繡宗彝藻粉米畫於五色皆備

其青者如蒺

考工記五色備謂之繡蓋綉雜五色其青者如蒺其赤者如藟此與下章各舉

耳。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予大夫也不敢不敢奔

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

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

觀世變也

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者蓋政刑之效視德化不改及也故去二南

為遠輯錄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

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

矣

必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噶噶他敦反毳衣如瑀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輯錄孔氏曰噶噶行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

互相瑀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反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賦也穀坐穴墮音曠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

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

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約誓之辭也增釋吳師道曰前二章言不敢不奔猶猶不善云耳故下申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辭者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首章畏子不敢其辭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辭顯至三章所云則顯顯然其辭確欲之所裁以漸而深○哀痛之辭離可謂忠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庶乎

有能者矣變雖云變而東都之大夫則寥寥乎僅見者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輯錄本草曰一花勃勃者麻子味其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子之字也將

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

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扶反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

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樊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

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始則望其來即已繼則望其食於已終其望其有以

贈於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以忘親逆理

平王為東都之始王則王室可知矣是使民無聊賴如兔爰流離失所如葛藟室家相棄如中谷有雅而來葛有麻湔奔亂俗又如此周轍而欲西也難哉故都未黍痛惜而已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兩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來音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音極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

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

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河南開封府鄭州

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程子曰鄭畿內之

亦變矣故以鄭次王嚴氏曰周之政令不行則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矣愚謂諸侯吞并則周衰周衰則侯國異政自近者始三衛王鄭相次其以此微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叶反古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

賦也緇黑色韞錄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

私朝音之服也韞錄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

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韞錄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

舍諸侯入王朝必有寓舍猶後世之稱邸也韞錄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

外九卿贊三公以佐天子而聚餐也輯錄飲饌曰餐
於外政故其入朝而居之又爾雅注今河
先人呼食或曰聚粟之精鑿音者朱子曰漢有白粲
是也輯錄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為鬴米一石春為八斗為鑿○舊說鄭桓公武
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序按
以此美武公辨說從之蓋桓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
世繼其善者尤可美况桓公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
此詩作於東都則為武公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
說而舉此兩句似乎兼美二公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
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德稱敝則我將為子多為之備
以慰安之庶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祭問
幾以於位也言好之無已也輯錄輔氏曰一句美武
以親厚之庶言好之無已也輯錄輔氏曰一句美武
毋懷其士也言好之無已也輯錄輔氏曰一句美武
欲其服之常新也四句欲其粟之常繼也既欲其服
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乎情形於歌詠如此則
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程子曰好
賢無已之意當就敝子還子三字上解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則在兮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葉祥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
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殷勤篤厚之意反覆道之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解頤曰緇衣所以為好賢之至者以其始終之如一也始之厚者不能保其終之不薄始之勤者不能保其終之不怠惟緇衣之好賢不然其改造改作既始終之無間而適館授粢復前後

之如一木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儀刑欲其常
接乎目議論欲其常接乎耳殷勤繼繼久而不
厭所以為好
賢之至也

將七羊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吉我樹杞豈

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仲我懷叶胡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叶於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

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蒼而白

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

奔者之辭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

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故列於鄭詩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

畏我諸兄叶盡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疆

韌韌音刃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

此詩詞氣類野有死麕之卒章然有畏父母諸

兄國人之言猶為善於彼也此可見理義根於

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身之陷於淫邪不能禁其

而卜之風俗厚若此婦人豈不能備飭而以貞

與喪
之耳

叔于田

叶地反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

增釋許氏曰左氏傳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愛段欲立之請於武公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又收貳以為邑邑至於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田取禽也巷里塗也公伐京京及大叔段段出奔共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

叶九反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洵美且好

叶九反

賦也文獾曰狩輯錄莊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獾言好而反好也

○叔適野

叶上反

巷無服馬

叶蒲反

豈無服馬不知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增釋許氏曰二章三章傳有音釋而無其

說蓋與首章之意同也無飲酒服馬謂無如叔之善飲酒服馬者此詩雖段不義得衆而人愛之然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也終篇雖全稱美畧無幾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專事驅騁田獵沈湎于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邪禍敗之來豈知之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愛念之意反覆道之

叔于田乘乘

下蒲反

馬

叶蒲反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叔在數素口反叶火烈素音反以舉檀音但楊素音反暴虎獻于

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狙女九反叶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車軌也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

中節釋錄御法有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

也烈熾盛貌其俱也釋錄釋文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或舍其中然後焚而射馬孔疏云未由之前誓士戒

衆止其間數戰既畢乃出而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

此所交之防草而射之此忠未必然也禮楊肉袒也

凡獨言袒者袒去裳而露陽言暴空手搏虎也公莊

公也狙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

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善御多才也

戒以無狙鄭入愛之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剛反叔

在藪火烈其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川魚反忌抑

祭音若定控音反如頁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文轅兩馬曰服襄駕也

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史記孫武傳有上駟

中下二音下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

皆語助辭騁馬曰祭止馬曰控舍音捨技音技曰縱覆音覆

曰送音送控見其善御縱送見其善射此皆美之詞釋

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其善射此皆美之詞釋

○叔于田乘乘鶴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

火烈其章音有叔馬慢音半反忌叔發罕音軒反忌抑釋棚

音忌抑也物亮弓叶姑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馮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

並首在前而兩駮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

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棚矢箭音蓋春秋

傳作冰昭公二十五年公欲去季氏叔孫陽公圍公

蓋是箭箭其也弓囊也與鞞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

容整暇如此行得發矢希蓋矢而致弓亦喜其

無傷之詞也馬慢發罕則獸幾盡釋棚也弓則事亦

相應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一章獵事二章獵事三章獵事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

欲終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主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到是非混

黑白固有不能其可嘆者矣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

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

叔之號而讀曰秦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解頤

日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

親愛之而已矣教誨之而已矣若則莊公所

以處段者無以異於舜之處象孰得而議之哉

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終則操之

已蹙而不怨則是其子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

龍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

清人在彭叶音駟介旁旁補葛反叶二矛重龍

反英叶於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

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首反二矛

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首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

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駟錄矛鈎兵也

發聲夷為長酋為短酋之言道也道迫也言短也

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御狄

于河上駟錄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閔公二年冬十

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

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

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清人在清駟介施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道獲

賦也清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矛之上句音曰喬所

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音駟介陶陶叶徒左旋右抽叶勃

中軍作好叶許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音而自適之貌左謂御

在將去聲下同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

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

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將車則將在

執兵器士卒之車則左執弓右執矛中人御增釋

許氏曰凡兵車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

在中唯將車則設懸車中而將好謂容好也○東萊

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
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前一章言其遊戲而不歸後一章陳其遊戲之狀也

事見春秋魯釋許氏曰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

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孔疏是時狄侵衛衛在河此鄭在河南恐其渡河鄭故禦之○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

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

情狀未明默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

亦可也焉何可假聲以女權委諸竟境上坐視

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

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洵直且俟叶洪姑洪彼其

之子舍音救命不渝周二反容朱容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俟美也

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

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

不可奪舍命不渝詩曰守義而不變爾韓錄補氏曰

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

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踰理可以兼氣故集傳

上以理言之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去声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
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

喪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二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反

賦也。晏，鮮盛也。二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羔裘二章章四句

一章美其存心二章美其從政

命不貽則必不傲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同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歟按此云明哲保身者即所謂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生免死以全軀之謂也

遵大路兮

所覽

執子之祛

叶起反

兮無我惡路為

兮不寔音故也

賦也。遵，循也。摻，擊也。

魯敢反

祛祛

輯錄孔疏祛是袖之袂是袖頭小袖俱是

衣補寔，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

祛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句，亦男女相說悅之

詞也。輯錄通釋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路兮

歸折芳誦詩以贈道女也集傳按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市由反叶

兮不寔好叶許反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

也。輯錄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醜兮不寔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故舊已不可處棄而况情好之人乎留之之意以漸而深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
翺將翺弋鳧音與鴈

賦也昧晦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昧晦未辨之際也明

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音灼射謂以生絲繫

矢而射也輯錄歐陽氏曰從而言射則在去聲以射

絲縷弋箭等之以腎禽足謂之鳩繳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

詩人迷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

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

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熾

然則當翺翺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

言如此則不留於宴也安昵近也之私可知矣

○七言加叶居之居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之宜言

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

上見楚世家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

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大宜梁鴈宜○射者男

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

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音

下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

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得親近也琴瑟靜好則物各

婦之和其效如此

○知子之來叶六反之雜佩以贈則叶音之知子之順

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見論雜

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纁步

別各也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

皆銳曰銜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

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

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銜牙觸璜

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觸音觸又燧音燧同

凡可佩者皆是也則篇注云歲管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去其夫

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一作解

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

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歡心而無所愛於解之

玩也解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

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始則相勉以君子之事繼

助其先施以篤親友之好○此詩與齊雞鳴同

意然彼言會朝之事可知其為國君之妃此其

男子躬親射弋則士庶人之妻也○解解曰

雞鳴而興昧旦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解解曰

宜而和之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

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

不任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當

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季其華朝生暮落
取辭陸田云

人言一辨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

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

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叶戶反顏如舜華叶於反將翔將翔佩

玉將將叶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好色

心志盡感所美非美故亦以德音解之德音不忘者

言其美德不可忘也
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一章悅其色二章悅其德

采芣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興也扶蘇扶胥疎須二音小木也荷華美葉也輯錄釋文曰未開曰

莢莢已發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

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彼所宜有者皆

不見不宜見者乃見之蓋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

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

子都也充盛也男子之顏色狡童狡獪古外之小兒

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較甚於狂故以為序解錄

其欲未變之辭釋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辭按童則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辭裝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辭○會釋許氏曰此詩恐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者之狂狡也或曰有女同車男戲女山有扶蘇女戲男其男子之言曰有女與我同車同行者貌如舜華舜英我將之以與爾佩玉固若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容貌則均美且都語言則使人不忘哉同車者則所與淫之女孟姜則虛設之辭也女則以山有扶蘇答之如傳意

釋

他落兮釋兮風其吹女

音叔兮伯兮倡

昌亮

予和

胡卦反叶

女

與也釋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釋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

釋兮釋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

將和女矣

此專以語相應為興○增釋金履祥曰釋木葉之將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之

易老故欲且與之相樂也

釋兮釋兮風其漂

匹進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釋兮二章章四句

成者所以終其曲也先和之後要之言之序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

七册反叶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

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輯錄輔氏曰男子之淫洗非在則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戲譎之意反覆道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

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

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

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譎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反子不我思豈無他

士鈕里反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輯錄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

經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生之溱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戲譎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

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於既反錦褰苦迥反衣裳錦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聚禪即單字也輯錄鄭氏曰蓋以禪毅為之中

也著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既悔不從其人繼又變志於他

人蓋不止於二三其德矣縱欲之意以漸而深

東門之墠音善叶茹音如慮力於在阪音反叶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他頂者孔氏曰除

云町町輯錄除地茹蕙茅蒐音蒐搜也一名茵音音可以染

絳音絳坡者曰阪爾雅注阪陀不平也門之旁有墠之外有阪

阪之上有草識音志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

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

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輯錄輔氏曰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己之辭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一章慕之二章怨之

風雨淒淒子西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

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

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蕭反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音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喑喑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輯錄許氏曰：喑喑膠膠不已，皆雞鳴聲。紛雅之意。○慶源輔氏曰：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音律去綠音夫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見記子深衣

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衿，叶浦眉反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

不來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輯錄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之色佩佩。

玉也。輯錄孔氏曰：禮不佩青玉。以青色組綬帶之。

○挑兮達兮，他未反，叶他悅反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短平聲，跳躍之貌。達放恣也。輯錄輔氏曰：此淫女望其

所與者，有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則致思而微責，三章則切責而深思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

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南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輯錄爾雅曰：婦之黨為娣，兄弟之黨為姻。兄弟注云：古人皆

謂婚姻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記曾子問婿之伯父致命女氏

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疏云夫婦有兄弟之義予女男女自相謂也

人他人也廷與証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

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綴弱之水不能流去其所載寡特之人不能舍去其所依二者皆有網繆相與之意故以為與豈可以佗人離間去聲之

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証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斷人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莊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証妄亦已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老

反衣其素巨基反聊樂我貧于云反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素蒼艾色青而微白也縞色如艾也

衣縞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釋錄嚴氏曰猶

云荆釵布裙也貧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

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我之所思不在此也

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音也是時

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去聲

而不為去聲習俗所移矣蓋惡鳥故反之心人皆有之豈

不信哉

○出其闈音閨有女如荼音荼雖則如荼匪我

不信哉

○出其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

思且反子餘 綈衣若薏聊可與娛

賦也閨曲城也城門之外有副城 閣城臺也城上之臺

茶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詞若薏可以染絳

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輯錄輔氏曰聊樂我負自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

同樂其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自足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

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徒端反叶 今有美一人清揚

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反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

也詳見齊風 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

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

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本即所在而賦之也

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

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反 兮士與女方秉簡古頽反叶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叶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本即所在而賦之

又用其語相呼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

而水散之時也。簡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

輯錄本草注曰芍藥有○鄭國之俗。三月上

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

色可愛。

輯錄本草注曰芍藥有

○鄭國之俗。三月上

巳之辰。來蘭水上。以袪除不祥。輯錄韓詩注來作秉故其女問

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扶又要平之

曰。且往觀乎。蓋消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

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芍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

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淵音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

士與女伊其將譚。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淵深貌。取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縱欲之意及覆道之

鄭國二十一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

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

而淫奔之詩已不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

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輯錄鄭詩惟有

男悅女之辭。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

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

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
 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
 以觀豈不信哉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
賢諸侯羔裘之賢大夫女曰
雞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於
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為之喜幸也
輯錄通釋
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
數篇乃礫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
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奔而作若叔于田
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
之中曉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
曰淫奔之詩不超七之五然自昔論詩者唯
以東門之彈與漆洧為淫詩今朱子乃例以
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
故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
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為當哉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四

卷一